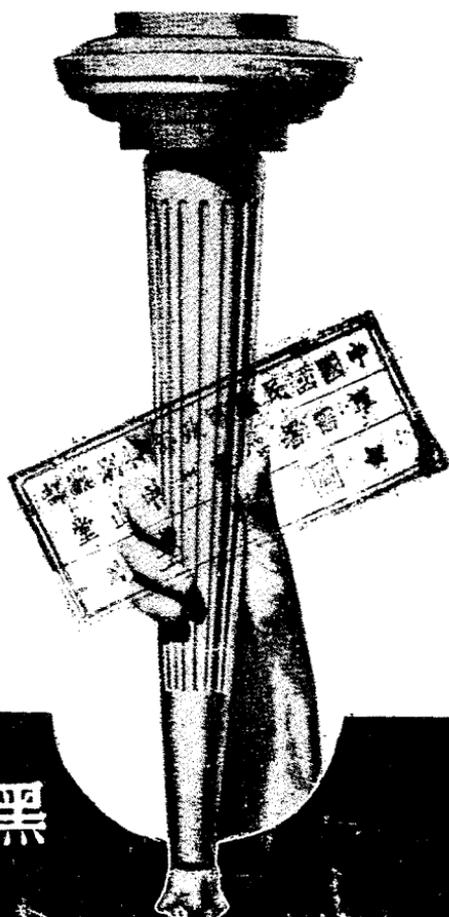


中日經濟提携

駱耕漠 著



黑白叢書

江虎洞

年於重慶

生張如虎

二六·十·八

MG
F129.6
769

黑 白 叢 書 之 二

中 日 經 濟 提 攜

駱 耕 漠 著



3 2285 1909 0

上 海 黑 白 叢 書 社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一 月 五 日

中日經濟提攜目次

第一節 「中日經濟提攜」的誕生……………三

一 二十一條件與往日的經濟開發

二 「中日經濟提攜」誕生的三大原因

三 一塊「以華制華」的有毒的飴糖

第二節 日本怎樣實現「提攜」……………一〇

一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的反響

二 「中日經濟提攜」在槍刺上

三 華北經濟協定約簽訂

第三節 「提攜」的慘痛成績……………三七

一 中日「提攜」中的貿易

二 中日「提攜」中的工業

三 中日「提攜」中的金融

四 中日「提攜」中的華北經濟

第四節 今後的展望……………五五

一 林首相演說辭的分析

二 新的經濟恐慌在日本

三 中國將更成爲「提攜」的犧牲對象

中日經濟提攜



(南)

『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公開地、意識地提到中日外交的議事日程上來，到現在差不多快有兩個年頭了！一開始我們就曉得它是一塊有毒的餡糖，吃下去不特中國的下層大衆要被毒死，就是一般民族工商業家也要性命難保。不幸的是兩年來的事實却正中了我們的斷言，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現在不是已經奄奄一息了嗎？然而更不幸的是兩年來的事實教訓還不夠慘痛，直到現在爲止國內還有少數人士和當初一樣，相信『中日經濟提攜』是使中日經濟『共存共榮』的方案，甚至進而鼓吹另闢蹊徑，於英美資本之外，更吸引日本資本來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我們現在願意根據國內外

的客觀情勢，對這問題加以嚴正的、周密的觀察，促請他們注意：不論從那一方面看，日本帝國主義總是中華民族不能絲毫親近和寬容的最大敵人，同時使一般同胞更能迫切地執行民族抗戰的任務！

這本小冊子要切實討論到的方面是：第一、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淞滬、熱河、長城等處強暴的軍事侵略之後，爲什麼要積極地提出『溫和』的『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這方案在日本對華侵略的過程中，究竟佔了怎樣的地位，起了怎樣的作用？第二、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推進這個方案？在推進的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碰到了什麼困難？日本軍部與財閥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矛盾？列強與中國當局對這個方案又起了如何的反響？第三、在過去兩年中，『中日經濟提攜』有了怎樣的結果？中國的人民大眾和一般民族工商業家所受到的是幸福還是禍患？第四、在日本內閣這次改組以後，『中日

『經濟提攜』會有怎樣新的姿態？利用日資建設中國國民經濟是否可能？我們現在就根據這樣的程序，提供我們研究所得的若干結論，作為全國上下考慮對日問題時的一種參考。

第一節 『中日經濟提攜』的誕生

1. 二十一條件與往日的經濟提攜
2. 『中日經濟提攜』誕生的三大原因
3. 一塊『以華制華』的有毒的鉛糖

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不過過去的歷史可以作為後代的教訓的地方倒是很多。我們現在且先舉一段富有教訓意義的歷史，來幫助說明『中日經濟提攜』的誕生。

早在一九一五年，中日外交上曾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件，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於當年五月九日提出二十一條件的最後通牒，限中國當局於當日下午六時前作肯定答復，否則即採取最後的必要手段，結果中國當局竟不顧民族的生存，全盤接受了下來。當時中國各地的民衆因爲二十一條件的內容全是侵害中國的主權的，對日就立時燃燒起一陣仇恨和反抗的怒火；英美法諸列強雖然受着歐戰的牽制，但是對於日本的這種猖獗行爲，心裏總是非常妬忌。這兩種情勢對於當時的日本是大大不利的，它非設法掃除不可。那怎樣掃除呢？最合理的方法，當然是日本自動撤消二十一條件的要求，然而這是靠侵略中國爲生的日本所萬難辦到的，所以它又非另覓途徑不可。那末它所覓得的又是什麼途徑呢？我們且讓當時的日本執政者自己來說吧：

「寺內內閣最初之試驗，即爲對華政策之變更是也。大隈內閣之對華政策爲有名之

二十一條，中國國民謂其侵害中國主權，惹起非常反抗……列國中、尤其美國，深信「此即日本侵略中國之惡魔手段」，強烈加以攻擊。寺內首相組閣匆匆，夙夜焦思，務掃去此種誤解……於是予說首相曰：「干涉中國主權，雖宜避免，惟中國之經濟的開發，不特爲中國之利益，亦爲列國及日本的利益，日本對此不可不着先鞭」」（見寺內任內日本藏相勝田主計所著西原借款真相）。

這就是說用隱諱的「經濟開發」來代替暴露的「二十一條件」。日本對華政策這樣的轉變，在當時究竟起了如何的作用，勝田主計也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說：

「……寺內氏起而組織內閣，以對華經濟發展爲一大政綱，以期實現中日經濟之提攜，因此該內閣存立中，帝國所獲之權利，遠過前代，乃於對華關係上畫一新紀元。」

（同前）

這就是說，當時的「經濟開發」或「中日經濟提攜」幫助「帝國」從我們中國攫去空前的權利，它的侵害中國並不下於『暴露的二十一條件』。

當然，這是過去了的事實，不過它能夠很諷喻地顯示出：相隔二十年以後（！），即在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在加緊軍事侵略之中，忽然又唱起『中日經濟提攜』的調子來，到底是懷了怎樣的心願呢？它可能產生的真實結果又是什麼呢？兩者前後雖然相隔二十年，但在許多方面確有類似的地方。

現在就來讓我們看看這新的『中日經濟提攜』是怎樣誕生下來的吧。

我們曉得自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九一八』的激變，揭開軍事侵略的序幕以後，它的鐵蹄會繼續蹂躪上海，並進而霸佔熱河和長城各口，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塘沽協定簽訂以後，才告了一個相當的段落。固然，自塘沽協定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侵佔華北並未完全放棄它的軍事行動，不

過和『九一八』時代相比，在許多場合畢竟只是一種威逼利誘的陪襯手段了。譬如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爲了華北的通車通郵問題（實際等於承認『滿洲國』並將華北的一部份主權割讓給日本的生死問題），日兵在北寧路沿線的出動確是非常頻繁和緊張，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用來達到最後目的的手段，在當時畢竟是着重在與中國當局的『外交談判』。我們認爲塘沽協定簽訂以後日本侵華政策這樣地轉變（即只以軍隊作後盾，以戰爭相威脅，與中國當局進行外交交涉，使後者屈服其要求），可以作爲『中日經濟提攜』方案的先聲和基礎；因爲『中日經濟提攜』將如後面所說，不是別的，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新侵略政策的具體表現罷了。

『中日經濟提攜』正式出現於中日外交的議事日程上，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間。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當時換上這副『親善』的面貌，實際並不是放

棄或和緩對華的侵略，恰恰相反是爲了加強對華的侵略或使侵略本身更能生效。這從當時的三種客觀情勢推斷就可以明白。現在分述於後：

第一種情勢是屬於國際方面的

——我們曉得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日本對華的軍事侵略也和過去的二十一條一樣，在國際間曾激起極大的反感，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尤其反對得厲害，前美國國務卿斯汀生就是主張聯合國，對日制裁的健將。不過法國特別是英國，在當時却暗中支持日本的暴行，反使美國陷於孤立；所以日本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還感覺不到一九一五年代的那種威脅。可是自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向長城以南侵入以後，這種有利於日本的局面就漸起變化。因爲英法兩國，過去在實際上同意於日本侵佔東北，主要是希望它以東北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而不希望它再向南侵入；現在日本既然避實就虛，專向好欺的中國乘勢推進，他們當然要躊躇起來了。一九三四年日本

外務省的天羽聲明，以東亞主人翁自居，排斥任何國家投資中國，自然更刺痛了英帝國主義的心。固然，大英帝國並沒有因此而即放棄它的聯日以制美的傳統政策，但是國內反對的呼聲確比以前高昂。例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斯默茲將軍（南菲聯邦首領）在皇家國際協會的公開的演辭中，就堅決指明「在我們大英帝國的未來政策中，對美國關係一定要比對世界任何集團爲密切」，並說「自治殖民地親美的傾向更甚於親英。」同月樂鄉勳爵（Lord Lothian）也說：「如果日本領袖採取軍閥的政策，那美國與大英帝國的聯合以抗日是絕對當然的事，這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美國是不用說了，它對日作戰的準備是一天積極一天，美國的軍事專家密采爾團長同年十月在聯邦航空委員會演說：「日本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我們的飛機應當準備去攻擊它！」在這種新的局勢之下，日本帝國主義雖然不會放棄田中奏摺所規定的大陸政策的迷夢，但是

在口頭上總不得對英美一再宣說『日本對華北絕無領土野心』，事實上也不得不稍稍緩和華北方面的軍事侵略。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要宣揚『共存共榮的中日經濟提攜』，一部份也就是爲了緩和國際間的反日空氣，使它侵略中國可以少受些窒礙，這和一九一五年以後，日本寺內內閣策動中日經濟同盟相類似。不過同時我們還得注意：一九三四年美國的白銀政策已在遠東作祟，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美國的經濟考察團又在福勃斯的領導下遍遊中國，英國的哈蒙德將軍，又替他的祖國巡視中國一條一條的鐵路，國際大借款問題又重新提到遠東的議事日程上來，這一切證明英美資本的魔掌，都在向中國大起作用。所以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五年初提出它的『中日經濟提攜』方案，在經濟戰野上還有對抗英美資本，以獨占中國經濟利源的積極作用。

第一種情勢是屬於中國國內的

——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橫蠻，但是它的腦

袋畢竟清醒。過去的二十一條件激成中國民衆以每年的五月九日爲抗日的宣傳節，『九一八』以來的軍事行動又促進東北健兒、十九路軍、海外華僑以及各地民衆的反日戰爭的運動。這些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在心底裏是牢牢記住的。它曉得中華民族是不可侮的，而暴露的軍事侵略容易引起中國民衆的普遍反感，而且還有一個最壞的結果，即使它不能利用『以華制華』的毒計和陰謀。因爲在衆目昭彰的軍事侵略之下，在全國民衆憤起反抗的情勢之下，中國的軍政當局一般地會遠離日本而走向英美集團甚至蘇聯方面去，反而使中國能夠停止自相殘殺和自相猜忌，而結成一條鞏固的抗敵陣線，使『以華制華』政策只好原封退回日本外務省的公文櫃裏去！然而『以華制華』政策却是現階段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骨幹，所以它必需仿效過去的寺內內閣，相當變更『九一八』以來的軍事暴行，使親日份子有繼續發揮作用的機會，使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

更易實現，於是『中日經濟提攜』的新方案就從霞關廣播出來了！記得周憲文先生在申報上曾經發表過一篇論中日關係的長文，其中說歐美各國是以買辦的資格看待中國，日本却以茶房的位置看待中國，因此中國仇視日本的心理就特別猛烈。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五年初倡導『中日經濟提攜』，不是爲了別的，就是想使中國少數的親日分子可以在『買辦』的擁護之下，多做一些出賣民族利益的工作。同時自稱爲黃帝子孫的中國人，在當時也有不少自願爲日本帝國主義當『買辦』，並迫切希望日本帝國主義把自己從『茶房』升格爲『買辦』，也是『中日經濟提攜』得以提出的一個條件。這點是千真萬確的，日本外務省有名的『四一七』聲明的起草者天羽英二，在其所著日支關係的調整一文中，就明白提到少數黃帝的子孫『業已相信：救濟中國目下經濟的破綻之道，除了即時停止自殺的排外運動，使與支那在經濟上最有密接關係者的援

助與協力變爲可能，就沒有別法了。因此該國的識者遂停止排日運動，要求與日本再行展開正常的經濟關係。」（譯文見二卷一期世界知識。）要曉得，過去兩年間，假使沒有天羽口中的這羣『識者』，『中日經濟提攜』是不可能替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奪去許多戰利品的呀！

第二種情勢是屬於日本本身的——這種情勢是寺內內閣時代的日本所感覺不到的，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說明：

一、日本帝國主義在主觀力量上不可能再繼續龐大的軍事行動，而必需來一個轉變。我們曉得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對華的軍事行動差不多繼續了兩年，鎮壓東北義勇軍軍事行動直到現在不曾片刻停止。這頻繁的戰事當然需要龐大的軍費，這對於日本財政的打擊已萬分嚴重。日本的財政當局爲了應付這龐大的軍費，除掉增加租稅和增發公債而外，當然沒有更好的辦法；

不過就是這兩種辦法，在一九三四——三五年間亦已迫近絕境。譬如據一九三四年調查所得，日本國民平均收入每人僅五〇・四圓，而每戶一般所負擔的租稅，農村裏已達到五十六・七圓，城市裏竟達一百一十一圓，所以人民大衆早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已發的公債在當時亦早已充塞各銀行、各保險公司的準備庫，超過全國儲蓄銀行存款總額約一、二萬萬圓，這表示民間的財富多半已爲公債所吸取。所以慢說日本軍部與財閥之間有矛盾，日本的統治階級與人民大衆之間有對立，單是這種脆弱的財政基礎已足使日本軍閥要放膽地對華再來一次『九一八』或『一二八』，就不能不大費周章了。日本松室少將在對關東軍的祕密情報中，關於侵華政策部份曾經這樣說：『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損失』。這就是日本主觀力量薄弱的反映，同時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改弦易轍，側重『中日經濟提攜』的這種侵略方式的原

因。

二、日本帝國主義的改變態度，又是由於它發覺過去三年來武力侵佔東北的結果，有許多地方是失算和失望的。東北的義勇軍在當地農民和全中國愛國民衆的擁護之下，一天一天地擴大，一九三五年二月間日軍南總司令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義勇軍有五萬之衆（實際當時已在十萬以上），證明東北的民衆跟漢奸截然不同，絕非武力所能征服。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的殖民政策一部份是慘敗了，因為在過去三四年間，向東北移殖的日人，並不是從時耕地務農，而是從事武裝反對附近的農民的暴動，日本國內的金融資本家也不願積極地投資東北。有一次『日滿經濟同盟』的設計者，前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少將，從東北返抵東京對一位新聞記者說：『日本資本家對於對滿投資的冷淡，完全由於他們沒有認識環境，或者是由於缺乏企業精神的緣故』。那知這位記者正是代表

日本銀行家的，他就辯護說：『如果滿洲的秩序不能恢復，資本家不能在那裏賺取高過於內地的利潤，那麼他們決不願意把自己的資本投向滿洲去』。(Pan Advertiser, 10, 11, 1933) 這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歷年支出龐大的開拓費（即剿滅滿勇軍的軍事費），但是東北的資源對它還是可望而不可即，東北並不如日本軍閥所想像那樣容易、立刻會變成『帝國』發展的『生存線』。這個教訓使他們在塘沽協定以後不再專信武力侵略政策的萬能，因而到一九三五年初他們也看中了，『中日經濟提攜』的新方案。

三、日本帝國主義要採取這種新方案，同時也是由於它本身的必要。因為第一，爲了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進一步併吞中國，軍需工業與軍需原料必需充分自給；然而這是小小的日本辦不到的；同時東北又未如期地滿足『帝國』的要求。蘇聯的中國通 A. Kantovich 在日本經營滿洲的若干總結一文中說：

『事實上在日本統治的這三年半中間……滿洲在日本進口貿易中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一減至百分之八……就一些重要的原料言，過去幾年業已慘敗了：棉花未有發展，礦物資源依舊不夠，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業已顯著暴露。因為這一矛盾的原故，滿洲任何原料事業的發展却遇着了日本國內有利害關係的資本家和出口商的反對』。所以『帝國』非向中國另覓更好的資源不可！第二，日本帝國主義靠了『九一八』這一枚強心針，國內的經濟恐慌在表面上確實好了一些，即主要靠了軍事工業的發展，和德意英美列強一樣，走入特種景氣的階段。但是危險的信號還是到處存在，最明顯的就是日本資本家在虛幻景氣的引誘之下，竭力擴張生產設備，形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其中最厲害的要推人造絲、棉紗等纖維工業，以及洋灰業和肥料業。它們的股票市價一九三五年比一九三四年約低三成。這就是說過去的軍事侵略並沒有替日本帝國主義解決了市

場問題，『帝國』還得繼續向廣大的華北市場努力。這樣，我們就能見到『中日經濟提攜』本身對於『帝國』是如何地需要了。

綜合上列三點，我們不難看出『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對於日本本身而言，還有部份地修正過去法西軍閥的窮兵黷武主義和調和軍部與財閥之間的矛盾的作用。不過我們絕對不要以為『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的提出，是表示日本法西軍閥的沒落和金融財閥的勝利，對中日外交或有真正『調整』的作用；因為利用『提攜』的美名來掠奪中國（主要為華北）的富源與市場，完成日本戰時經濟的準備，以便將來進一步併吞全中國，也是現階段日本法西軍閥的要求。換句話說，『中日經濟提攜』對日本帝國主義形成一般的需要，對我們中國是全面的橫禍。

把前述國際方面和中國國內和日本本身的三種客觀情勢綜合起來，我們就

可明明白白地見到：日本帝國主義倡導『中日經濟提攜』，一方面爲了緩和英
美列強和中國人民對它的反感，但是絕對不是緩和對華的侵略，而是使侵略本
身在和善的假面具之下，可以更順利地推進。另一方面是因爲它本身力量的薄
弱和矛盾，過去的軍事侵略又得不償失；但是『中日經濟提攜』絕對不是日本
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懺悔的呼聲，恰恰相反，它是緊急關頭的一塊『跳板』，
使日本帝國主義可以進一步掠奪中華民族，屠殺中華人民！所以日本帝國主義
過去對華的軍事侵略，還只是滅亡中華民族的單面開口的利刃，而『中日經濟
提攜』反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快刀呀！

第二節 日方怎樣實現「提攜」

1.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面的反響
2. 「中日經濟提攜」在槍刺上
3. 華北經濟協定的簽訂

『中日經濟提攜』，按它誕生時期的國際條件和中日間的各種情勢看來，確確實實地已是一塊可怕有毒的餡糖；不過我們願意多提供一些事實，看它怎樣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些什麼現象。

1.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面的反響

一九三五年一開幕，正當關東軍在察東掀起戰事，佔領沽源、東柵子、獨石口等要塞地帶，使華北問題非常嚴重的時候，廣田外相在一月廿二日貴族院的會議席上却發表了一篇溫柔可親的演說。他說：『帝

國政府對於東亞各國，決以和睦親善視爲極其重要……是以帝國政府甚望中國及早恢復安定，對於東方大局有所覺醒，而與帝國之真誠相符合。接着廣田更具體地說到：中國政府如能將排日及抵貨運動完全停止，則日本政府將第一步予中國以精神上的援助，第二步予中國以人材和物質上的援助，第三步日本方面力求仰給原料於中國，同時把日本輸出的精製品按照過去輸出至各國比例，與中國實行比例分配制度的通商。這就是『中日經濟提攜』的發端。一月廿九日日使有吉明就奉命攜帶中日親善的方案晉京，和中國當局磋商具體的進行辦法。於是日本對華侵略的新方式就告初步的成功。中國當時可說已由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對象變成中日經濟提攜的對象，中國在經濟外交上從那時起開始有孤立的趨向。

二月十五日，日本外務省第一次會商中日經濟提攜以後，事態便更加具體

化。據當時平津報載，具體的方案是：

(一)使中日兩國的經濟團體和實業家，感情更能融洽起見，獎勵派遣赴華經濟考察團。

(二)使中國經濟財政都能徹底改造達到「自力更生」起見，日本有實行下列幾種對華援助之意：

(a) 日本願在農業方面，給中國以經濟的及技術的援助；

(b) 獎勵中國大量植棉，完成中日經濟調整的基礎，同時圖謀增加中國農民的購買力；

(c) 爲使中國的產業，實現合理的經營起見，必要時日本願給中國以經濟的和技術的援助；

(d) 中日貿易關係，實行比率輸入制，以增加兩國商品的輸入。

(三)日本希望中國改善幣制，整理和統一銀行鈔票以期挽回危局。

(四)日本政府願在上海設立一特殊銀行，資金約二億日圓，藉以救濟中國金融產業界的窮困。二億圓的信用機關，既可使中日貿易關係在金融周轉上靈活，尤使中國關稅收入可因此增加。

(五)但是這裏有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就是要求中國嚴密取締排日，尤其是澈底取締排日教育。

(六)對於關稅，尤須中國反省，此後不僅不再提高，而且要對日特別減低。

上述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至少包含這些意義：第一，是消滅中國人民抗日運動，迫令中國脫離英美的勢力；第二，壟斷全中國的市場，擴大日貨的銷路；第三，使中國成爲日本所統制下的原料供給他，補救日本帝國主義的先天

不足症；第四，中國接受並且實行了這方案以後，那末無異加入日「滿」經濟集團，結成日滿華布洛克而與英美尤其是蘇聯對立，專供日本驅策。所以經濟提攜實際上就是「不戰而勝」地陷中國爲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上述方案發表以後，就引起整個世界巨大的震動。就日本經濟界而言，如東京大阪工商會以及其他經濟團體，都紛紛討論，各有表示。日本財閥們自然是與高彩烈地歡迎這個不費本錢的收獲；而且外交上還可減省它們對華軍事侵略的經濟上的重擔。至於軍部方面，因爲中日經濟提攜，在目前也是實際征服中國的有效方法，當然亦表贊成。在國際方面，英國是大大着急起來，英國駐美大使就匆促地訪謁美國國務卿，商議遠東問題，議會裏甚至討論中日妥協是否違反華盛頓協定。然而這種着急却並不會發生幾多效力，美國繼續在施行白銀政策中，所以幾乎不會報以熱烈的同情，英國自然只好含着敵意而靜待

時變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自己。中國究竟怎樣呢？二月廿日（即提攜的方案提出後數日）汪前行政院長在中政會上發表對中日關係的報告中說：『我現在坦白地誠懇地聲明：我們願以滿腔誠意，以和平的方法，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之一切糾紛，務使互相猜忌之心理，與夫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及行動，一天天消除』；當年七月間，他在南京對日本記者的談話中，又說：『中日兩國，不僅在地理上人種上有其密切的關係，就是在經濟上也有合作的必要；因為用日本的技術來開發中國的富源，是與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工作』。從汪氏的這些談話看來，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原則上似乎已為中國當局所接受了。

在中國人民中間，日本帝國主義也能發現他們的同道者。和日本保有密切

的利害關係的買辦們，與尙未感到亡國之痛的金融家，顯然願意爲日本的經濟提攜效勞。有少數學者也跟日本外交官一鼻孔出氣，大唱中日經濟提攜的有利。有的假裝慈悲地說：「中國產業落後，正需要東西友邦高度的技術和資金的幫助，只要日本能夠放棄軍事的侵略，中日的經濟合作和共存共榮是一定能夠實現的」。有的說得更加直爽，竟像律師辯護的口吻，他說：「歐美各國可以站在兩利的原則上投資中國，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日本爲什麼不可能？自然這是並不奇怪的，因爲經濟恐慌和侵略戰爭的打擊，使他們喪失了民族的意識，而存下微倖的幻想：他們等候對日關稅的減低，來增進販賣日貨的利潤，特別是一九三四年嚴重的通貨收縮的金融恐慌，使他們熱望着日本二億圓的信用放款會解救他們的厄運。不過這畢竟是少數人的意見，當時整個社會輿論都反對這種賣身的提攜。譬如民族實業家穆藕初先生，他就提醒我們注意：

「中日經濟調整問題是一個極嚴重而不可忽略的政治問題，而且是關係中國存忘的重大問題」，他更痛切指出，中日「滿」集團經濟，「就是要使中國和偽組織同樣的受日本支配」，「附和中日經濟調整，無異自願加入日本的中日「滿」集團經濟，而受日本肆意的支配」。無疑的，日本化裝的侵略，祇能收買想由「茶房榮升買辦」的買辦官僚學者，可是必然會遭到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對。

2. 中日經濟提攜在槍刺上

就日本帝國主義本身說，它要全面地開發中國經濟，是沒有那樣的力量的。所以「中日經濟提攜」，主要的目的不在向中國作大規模的投資，而是向中國掠奪一些資源和經濟上的特權。我們記得，當中日經濟提攜方案在原則上為中國所接受之後，日本曾經在上海召開總領事會議，日使也僕僕於京滬道上，力催方案的實現。可是日本財閥也和他們不敢大量地投

資偽『滿』一樣，他們並不敢向中國作大規模的投資，二億圓的信用放款也祇是「空谷好音」；所以儘管啄木鳥外交是那樣的利害，當時「中日經濟提攜」所能努力而且真正在努力的只能有兩點：第一就是要求澈底禁止排日排貨運動，第二就是要求繼着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海關新稅則，再來一次更『親善』的減低。同時日本軍閥已經等得不耐煩，又磨刀霍霍地以武力來促進中日經濟提攜的實現了！

這樣一九三五年五月便發生河北事件，接着又發生察哈爾事件，傀儡戲的導演專家土肥原將軍在二月裏週遊中國，高唱「中日經濟提攜」的醉人曲子，當時又在華北導演自治國的醜劇。華北事件的發生，我們固然可以說是蠻幹的軍部跟外部門智門力的勾當，然而中日親善和軍部的征服政策，無疑地是有相互配合的作用。我們所以要這樣說，是想提醒一般跟日本打交情的官僚學者，

要他們注意，事實上決不是『只要日本能夠放棄軍事的侵略，中日經濟合作和共存共榮是一定能夠實現』，而我們的願意「中日親善」不僅是與虎謀皮，而且是自欺欺人罷了。

無疑的，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當時經日本軍閥們的槍桿一撥，就進到更實踐更具體的階段，『提攜』的總目標現在集中到華北經濟的開發上。當時的天津大公報更能體味彼方的進行步調，它在社評中說：『吾人以爲，關於提攜之範圍，在原則上應包括五省（華北），然在進行政序上，却應從關係較密之冀察入手試辦，蓋萬里之行，始於一步』。從這裏，我們更可看出不久冀東偽府和冀察政委會的設立，對於日本開發華北經濟，又有如何的關聯和幫助。

當華北問題初步解決，華北特殊地帶已成雛形之後，七月三日日本就通過日「滿」兩國經濟共同委員會條約案，十五日又與偽組織正式簽訂經濟協定，

設立經濟共同委員會，這表示日本資本統治東北勢力的加強，並進而侵入華北的一種準備。另一方面，擱置二月的中日經濟提攜的聲浪就重新熱鬧起來。七月十七日召開華北武官會議，便是討論如何積極開發華北經濟，日本外務海軍陸軍大藏（財政）四省，又會商開發華北經濟的具體方案。當時駐華日本外交官的活動，對於推動中日經濟提攜乃至開發華北經濟，其功是頗足道的。

於是接着五月間政友會考察團之後，七月十六日日本實業考察團又從瀋陽來北平，中日雙方實業家在天津討論經濟提攜方案；八月初，滿鐵會社就決定在華設立興中公司，專任開發華北經濟的「偉業」，滿鐵和關東軍合組的華北經濟考察團也於十九日至北平，同年十月間經過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及滿鐵三大侵略本部的決定，復經大連武官會商和中央軍部代表的協議，興中公司遂正式成立，以滿鐵理事十河爲董事長，資本一千萬元，到了那時，日本軍部支持下

的所謂開發華北經濟，就逐漸具體化了。在這裏，我們還得特別提一提我國經濟巨頭對於日本軍部開發華北經濟的態度。自從九月起北平政委會取消華北更進一步「自治化」以後，當時中國一部份官僚和工商家，集在中日經濟提攜和開發華北經濟的週圍歌舞昇平的氣象，真是難以筆述。高凌霨等在天津組織救濟華北經濟會，據說資本全由日本國際銀公司供給，天津商會也組織東亞通惠貿易公司，接着華北金融業領袖和平津商會合組的河北經濟協會也告成立，明白宣稱該會的目的在於從事調查研究，以便利中日經濟提攜。在南方上海金融實業界的一部份領袖，也應日本之邀，組織考察團東渡扶桑，該團抵日時所受日本朝野的歡迎和尊敬，遠過於我國的外交官吏。所以團長吳鼎昌氏在神戶歡迎席上的演講，態度也特別誠懇：「本團此次考察，乃負有提攜使命，故爲兩國經濟之共同發展起見，諸待各方之援助」。結果，該團畢竟滿足五月間廣田

外相的由中日雙方實業家合組中日通商評議會的提議，決定與日人共同組織中日貿易協會。「中日經濟提攜」過去能有很多成績，他們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不過正當中日雙方對於開發華北經濟玩得很有勁的當兒，大英帝國的財政顧問羅斯爵士來華了。英國對於日本在華北雙管齊下的行動，當然是倍感威脅和不快，特別是日本有扣留華北關稅的企圖，這更使大英帝國份外難以忍耐。因此，羅斯爵士曾經兩渡東京，企圖說服過去的同盟者，實現英日兩國共同對華投資，而不要由一方獨占。這不但日本軍部不能同意今天的英國還有資格和他在中國並駕齊驅，就是日本財閥也不願和英國共同對華投資，因為假使這樣做，日本一定趕不上金融力量雄厚的英國。這樣，羅斯對日的希望是斷絕了。爲了防禦起見，爲了顯示自己的反攻力量起見，羅斯就策動中國實行新貨幣制度，美國也對日示威，與中國當局締結中美售銀協定。於是『中日經濟提攜』

在當時就受了相當的挫折。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金融力量雖趕不上英美，然而示弱終非帝國的光榮，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就用經濟以外的行動來答覆了。它首先促使冀東偽組織成立和冀察政委會出現，同時更增兵華北和策動空前的走私。這些都可以證明：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原是掛在日本軍閥的槍桿上的玩意，是中華民族的悲慘的血祭！

3 華北經濟協定的簽訂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繼着華北的政治激變和走私的猖獗，以及中國各地救亡運動的挺進，中日經濟提攜這種名不符實的方案，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不覺消沉了一些，因為以前願意効力的人現在不覺有點礙於耳目。可是自日本駐華新大使川越負着新的使命來華，高唱調整中日邦交以後，情勢又起了一大轉變，中日經濟提攜又進到一個更具體的階段，即訂結華北經濟協定。

川越在來華途上就說：『打開中日國交，首應開發華北之經濟，此意即指現在之華北最適於着手經濟提攜』。他在天津曾經向衆宣稱：『以目前言，經濟提攜乃調整國交之中心問題』。他對宋哲元所說的話更爲直爽：『今日已非討論此問題之時期，而應早日求其實現』。當時日方所規定的計劃以下列五項爲開發華北經濟的前提：（一）築津石路；（二）築塘沽大沽西港，（三）改善海河水利；（四）開發農村，改良棉產，獎勵羊毛；（五）恢復龍烟鐵礦。同時傳說照日本軍部方面的計劃，要分六大部門來開發華北經濟：（一）鐵道；（二）鑛山；（三）港灣；（四）棉產；（五）蘆鹽；（六）電氣。等到成都北海上海諸案製造成功以後，日本一方面竭力壓迫南京的中日談判，一方面積極推進華北的經濟開發工作，藉以「促成既成事實」。自從豐台事件在極度恥辱中解決以後，宋哲元氏便有大津之行，和田代幾次會晤，傳已簽訂華北經濟提攜協

定，規定四大原則，八大具體項目。宋哲元向田代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榮」的大原則底下，一切可以進行，於是雖因王克敏辭職而一度停頓的開發華北經濟，便再趨活躍。李思浩便榮任經委會主席，而曹汝霖陸宗輿等著名賣國人物，也成爲開發華北經濟中的冀察新貴了。

這以後，開發華北經濟所以沒有像豫期那樣迅速進行，完全是因爲；（一）全國民衆和廿九軍士兵，不容許華北完全成爲日本控制的「安全地帶」，同時日本軍部的冒險行動，仍使日本資本不敢流入，中國資本不敢効勞。（二）日本資本因爲入超的增大預算膨脹與公債增發結果，剩餘資本對華北的輸出能力，異常薄弱。（三）日本資本家和軍部在意見上的齟齬。日本資本家以爲開發華北經濟應先設法「救濟」農村開展日本商品的銷路，但是軍部方面却以軍需要求爲開發的標準，所以主張首先開發鐵產和建築鐵路。（四）是關東軍和華北駐屯

軍之間意見上的衝突，前者要使其指揮下的興中公司爲開發華北的主體，而後者則不願那樣做法，因之與中和及華北日軍便遇事扞格。所以侵略者本身對於開發華北經濟步驟不一致，和資本力量的薄弱，使日本在經濟開發所能獲得的成就遠在他們所已獲得的特權之下。

*

*

*

*

把以上各節所述綜合起來，我們覺得前章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日本當局所提出的方案本身就充滿掠奪的內容，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這種「提攜」，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是雙重的迫害。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在過去兩年間，我們的敵人從『中日經濟提攜』身上，已經從中國搶去一些什麼，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摧殘究竟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第三節 「提攜」的慘痛成績

1. 中日「提攜」中的貿易
2. 中日「提攜」中的工業
3. 中日「提攜」中的金融
4. 中日「提攜」下的華北經濟

爲了周密地檢查過去兩年間的『中日經濟提攜』究竟完成了一些什麼結果，我們且分成中國全國和華北一部份這樣兩個方面來敘述；因爲該項提攜的方案，一面固然有關全國，一面又以華北爲中心。同時分別敘述以後，我們又可借用華北的現狀，作爲全國今後的殷鑒。中國全國部分，我們可以分成貿易，工業和金融三方面來說：

中日「提
攜」中的
貿易

日本在它所提出的方案中（見前章）特別着重的是中日貿易上的「提攜」，譬如要用日本工業品來交換中國的農產品，（即建立中日間的以物物制），並要求中國當局，以澈底禁絕「排日」排貨運動爲條件。不幸得很，這些有毒的香餌，在過去一兩年間竟能獲得大體上的成功。我們姑以中國海關報告冊爲根據，觀察日本對華貿易的增進：

最近四年來日本在中國進口貿易中所佔的百分比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進口	一一·三九	一三·八七	一五·九一	一六·九一

（註：前表除日本外，並包括台灣朝鮮兩地數字）。

上面的數字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從提倡中日經濟提攜以後，日本對華進口已大大地增加，這就是說，中日經濟提攜方案要求努力取締排貨，可說已有

很大的成就。我們假使再估計到最近一年半以來日本在華公開的走私，那末日貨在中國市場上的橫行就更可驚了。據正確的估計，日本私貨侵入中國，其數已達二億圓到三億圓，這是多麼驚人的數目！日方走私貨物類多棉紗、人造絲、糖、紙、電氣用具、毒物和槍械，它們不僅打擊民族工業，摧殘中國正規的商業，而且毒害人民，製造內亂，這種情形正跟目下日偽間的貿易差不多。

中日「提
攜」中的
工業

在這裏，我們且擇幾個重要的部門說說：（一）鑛業：「九一八」以後曾告停頓的大冶鐵砂的對日輸出，到一九三五年又復活了：一九三五年輸出共十五萬噸，一九三六年更增至二十萬噸以上。一九三五年全國鐵鑛砂輸出四，八〇九，八〇九元，一九三六年增至五，〇〇七，八七一元，幾乎全部都是輸到日本及日本所統治的關東州租借地。同時這些鐵砂輸出，都是根據不平等條約而強迫提供的，所以牠決不是「經濟提攜」而是「原

料強劫」。前年台灣總督府人員代替福建省府開採安溪鐵礦，也是「原料強劫」的一個實例。其他如湖南的銻鐵，日本曾抗議英商安利洋行的銻鐵合同，廣西的錳，日本也竭力圖謀獨占。至於關東軍協助泰記公司獨佔柳江煤礦，野蠻橫暴，竟使擁護提攜的國人也爲之寒心。（二）紗業：日本對華原棉壟斷的步步完成，棉花輸日的年年增多，已經逐漸危及華商紗廠的生命，它的最後結果，又豈僅華北紗業的全部覆滅呢！譬如上海，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爲了「中日經濟提攜」而開拍日紗以來，到現在華商交易所的市場，幾乎已被日本廠紗壟斷了。假使這種情勢再因「提攜」而發展下去，民族工業的中堅——華商紗業，還能生存下去嗎？（三）火柴業：自從「中日經濟提攜」的口號喊出以後，中日兩國火柴廠主活動得最有力，中日火柴聯營社不久即告成立。爲了中國大廠主和日本廠主的利益，這個聯營社用法律和資本力量來消滅華商小廠家。從

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日本帝國主義透過「經濟提攜」，在經濟上實行「以華制華」的妙法！難怪山東全省火柴廠家要起而呼籲，使「提攜」的真實作用暴露出來！

中日「提
攜」中的
金融

日本在中國金融上的勢力，實在是很少的，所以牠在這方面只能做破壞的工作。譬如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政府禁銀出口後，日本便拚命策動鮮台浪人，由平津和閩台兩路，武裝販銀出口。當新貨幣制度頒行以後，日本破壞得更積極，除了一面用武裝力量禁止華北存銀南運，另一面上海日商銀行又拒絕繳出存銀以外，後來還一再想在上海發行日本紙幣。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說得上設置二萬萬圓信用，以利中國金融市場的靈活週轉嗎？同時在財政方面，日本一方面竭力阻止英美借款給中國，甚至不惜以武力作梗；另一方面，又竭力破壞中國的財政收入，如空前的走私和冀東扣留關稅，統稅與鹽稅，使中國的財政收入受到極大的打擊。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目

的就在破壞中國財政，因而使中國政府不得不向它退讓乞援，這兒又那裏有什麼真正提攜的形影？

*

*

*

*

以上所說三點，是屬於全國方面的，現在我們要進而看看「中日經濟提攜」在華北方面所造成的結果，使大家明瞭它比前面所說的還更可怕和慘痛。

目前華北的經濟可以說已經是日本的資本和槍桿的獨霸園地。參加開發的雖然有河北省經濟協會等大團體，可是牠們全是陪襯之陪襯，實際上一切都操縱在與中公司手裏。它是直接在關東軍、華北軍和滿鐵的主持之下，因此，它決不是一個純粹經濟投資的機關。過去因為資本太少（一千萬元），牠的活動範圍也很小；祇長十河增資一億元的計劃，雖然已告失敗，五千萬元社債的發行，雖然也不很順手，但是與中公司擴大的計劃，是勢在必行的。我們切不必

因爲日本軍閥和財閥間有些矛盾而過份安心；何況日本帝國主義還曉得利用一部份的土著資本，而後者又極願爲之效勞呢！一九三六年底關東軍、華北軍和滿鐵三方妥協，決定用「步步爲營」的辦法來實現開發華北的計劃，其中重要項目之一就是**用更強硬的態度，來壓迫冀察經委會籌集民資**。所以今後以少數日資強迫動員多數中國民間資本，從事開發華北經濟的這種方式一定會發展起來，這真是迫令中國人用自己的刀自殺的行爲。現在我們再按着金融、鑛業、交通和工業四個部門，來觀察日資在華北的經濟開發工作：

金融

日本在華北金融市場上本來就有雄厚的勢力，橫濱正金銀行在天津、北平、青島，正隆銀行和朝鮮銀行在天津、青島，天津銀行在天津和北平，濟南銀行在青島和濟南，都設有分店或支店，其中以正金朝鮮爲最大。此外東洋拓殖會社也可說是日本控制華北金融市場的要角。它們隨着私貨和日本

在華北的一般經濟勢力的增進，都有了新的擴充和發展。它們對於吸收中國的遊資，特別是親日官僚的巨款，可說無微不至。大概再經相當發展以後，它們對於當地華商銀行的控制作用，一定可以達到目下正金、朝鮮等行支配僞滿中央銀行的程度了。

礦業

日本軍部方面對於開發華北產業所最着重的是軍事性的鑛業。因為假使能以井陘和保晉的煤，來鍊龍烟的鐵鑛，那末，日本軍隊不但在華北可以造成一個獨立自給的軍械庫，以供北取外蒙，南下晉豫之用，而且還可幫助建築華北軍事交通。所以龍烟鐵鑛是日本軍部所必取的。龍烟鐵儲藏量占國內鐵藏量百分之廿九，平均含鐵達百分之五十，為中國最良的鐵鑛區域。去年十一月間，該鑛已為冀察建委會收為國營，實際是代日本完成第一步手續。過去日方因為開辦費二千萬元沒有着落，不能實行開採。可是自從日本內部妥協

，決定舊債不還，儘先恢復鐵礦和湯山鍊鋼廠，並規定以一千四百萬元開辦以後，龍烟寶藏之被開發，已在親日要人陸宗輿等奔走之下，逐漸實現了。其次，日本軍部所着重的是煤。山西的煤，是日本人頂眼紅的，前年下半年就盛傳日人和閻錫山接洽，開發山西煤業的消息；不過到了今日，晉綏當局決心守土抗敵，此項消息當難變爲事實。目下冀察境內的華商煤礦，除臨城怡立已被日資統制，柳江已被關東軍強佔，剩下來也只有井陘等少數煤礦，而且日本資本家也已在圖謀併吞了！日本對於華北鹽產的掠奪，其重要性決不下於龍烟鐵礦。日本因爲近年來軍需化學工業發達的結果，工業用鹽的需要大增，每年不足食鹽約達一百餘萬公噸。日本爲着戰時自給起見，除了向關東州和偽滿取給，並根據所謂山東協定獨佔青島鹽產以外，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就靠長蘆鹽的掠奪來彌補。去年日本強迫購去的蘆鹽達七萬噸，今年起至少要強購二十萬噸到

三十萬噸，並且預備直接向灘場鹽商接洽，不再經過我國官府。此外日本還要
嗾使『冀東偽政府』恢復昌黎廢鹽，由興中公司加以技術援助，自晒自售，供
給日方應用。這樣，不但民食要受重大影響；就是中央財政也會大受打擊。

交 通

日本軍部認定：發展華北交通，是開發華北經濟的骨幹。通
車通郵和設關等問題早已成功，用不着再說，最近其他方面的成績也頗可觀。
第一，關於鐵道方面，津石路早已決定修築，中間曾因資力關係擱置了一年，
現在日方已經決定改變辦法，移用關外鐵路局的舊存材料和車輛，作為津石路
的投資與貸款，以促成該路的完工。此外日方並要求修築聊濟路等十線。鐵道
方面最重要的損失，還是四大幹綫全被日本控制的問題。我們都記得：偽組織
成立，就截取北寧線的新榆段，在唐山成立「北寧路新榆段監理處」，中國方
面後來雖則破格地以每月貼補偽組織十萬元為取消該處的條件，可是該段目下

依舊成爲調動日軍和運輸私貨的利器。津浦、平漢、平綏三線，自華北增兵後，車務行政早受日軍掣肘，車輛也不准南下。豐台事件後，前述三線事實上已爲日軍佔領。一旦津石聊濟等線先後完成之後，日軍憑藉華北的鐵道即可進而控制長江一帶，其爲害決不止於華北。第二，關於航空方面：偽滿航空線的延至華北，據說是塘沽協定所附條件之一，到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中日更合辦惠通公司正式履行前約。惠通公司總計資本三百五十萬元，中日各半，飛機及技術人員全由日方供給，經營北平錦州線，天津大連線，天津承德線，天津張北線，天津張家口線，實際上等於日本軍部的附設機關。冀察當局本來希望公司成立後，日本軍用飛機得在華北停止飛行，可是結果適得其反，飛行得更加猖獗了！第三，關於航運方面：偽組織成立後，塘沽、大沽、北戴河和秦皇島各口都歸偽組織控制，冀察當局無權過問。日方原擬開闢塘沽爲一大吞吐港，

以大沽副之，由日海軍出資三千萬元興築，同時還要根本改善海河水利，使大型軍艦可以直達天津。全部工程需款七八千萬元，工事需時五六年。現在已經計劃縮少，將工事費減至二千七百萬元至三千一百萬元，以便早日完工。至於華北各港至大連、營口間的航業，也早爲日商所壟斷，資本五十萬元的華北航業公司，也於去年被日商兼併。華北與中國其他口岸的航業，大連大阪兩汽船會社，也有決定的勢力。此外，冀東境內的電信事業，已被僞組織強迫接收，且與僞滿電話電信會社訂立合同。冀察境內的公路，日人也可隨便強佔營業。所以總括起來說，華北的交通事業到現在差不多都是日本的私產了，這就是「中日經濟提攜不難循着共存共榮的途徑邁進」的結果！

工業

日本對於華北的工業，因爲財閥不贊同與中公司的壟斷投資，不放心華北的政治局面，投入的資本還不十分雄厚。不過目下日方所已完成和

已在計劃中的成績已是足夠驚人了。假使我們再考慮到開灤公司、中國啟新洋灰公司和耀華玻璃公司，這幾個巨大企業，現在都因冀東偽組織成立而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那末我們所受的損失就更大了。現在再詳細地分述於後：

(A) 紡績業 這裏已經形成日資的獨占局勢。去年天津華商裕大、裕元、寶成、華新四廠，先後賣給日商；日商所設的新廠也有上海、裕豐、福島等廠。目下天津日廠的新舊紗錠全部完成以後，能有五十三萬枚，織機一萬架，而當地華商紗錠不過六萬枚。青島方面今年日廠將有紗錠六十萬枚，織機二萬二千架。津青兩地合計，日廠共有紗錠百萬枚以上。所以它們不僅可以席捲華北市場，而且可以深入長江流域。這樣如果華商紗廠不再急起抵抗，還能幸存嗎？

(B) 電氣業 天津市政府已經承認與興中公司合辦中日電氣股份公司，

資本八百萬元（已收一半），中國部分也由與中公司借出。與中公司並進而與北平電燈公司接洽，豫備合組北平電氣公司，統制北平的電氣事業。與中公司的目的之一，在於統制整個華北的電氣事業，計劃非常宏大。現在東京五大電力會社，業已合組華北電力興業會社，資本八百萬圓，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開成立大會，企圖壟斷華北的電業。

（C）造紙業 在計劃中的有東洋製紙株式會社天津支店，豫定資本一千萬元，廠址設在塘沽；另一爲大阪合同製紙會社，廠址設在石河，資本五百萬元。上述兩廠都已獲得日本軍部的同意，即可動工，同時據說三菱公司也有在天津設立東京造紙廠的消息。

（D）麵粉業 在天津和濟南兩地，日本預備設立兩個大麵粉廠，資本各三百萬元。本年二月十四日東京來電，已謂三井、日本製粉、高橋三大公司

所共同經營的三吉麵粉廠，最近已在濟南購地，創設濟南製粉工廠，最近就要開始業務。此外，東亞烟草株式會社也準備以二百萬元資本在通州附近設立一個烟草公司，以壟斷華北捲烟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農業

日本對於華北農業上的野心是很大的，這不僅是爲了安定農村以推廣日貨的銷路，也不僅是爲了統制糧食以供軍用，主要在於壟斷原棉，使日本紡織業在戰時不會鬧原棉不足的恐慌。華北冀晉魯三省皮棉占全中國產量三分之一，就美棉產量而論，更佔百分之三十八，所以是中國最有希望的植棉區。自從開發華北經濟的口號喊出以後，植棉工作便十分積極；日方決從改良棉種，統制產戶着手。天津日總領事館且在天津設立華北農業試驗所，在南開八里台設場植棉，僞組織且已指定通縣、豐潤、玉田、遷安、灤縣、香河、遵化、撫寧、昌黎等縣，爲與中公司試驗植棉的農場，現在已經成立華北棉花會

社，並在通縣設立棉花試驗所。此外，日方還借助東亞棉花協會等民間團體以及冀察經委會，促進華北各地的棉花合作社。同時六家日本紗商又成立華北棉花協會，試行統制華北棉產；天津青島又成立棉花交易所，控制華北的棉市場。如果日本陸外拓三省與興中公司所確定的華北植棉五年計劃一一實行起來，恐怕五年之後，華北棉產全非我有了。

至於毛產方面，因為日本對察綏兩省的全部佔領，已經受到打擊，所以要時進行大規模的開發，恐怕不易實行。不過日本調查團對於毛產的注意，是很明顯的（如去年六月初拓務省農林課和殖產課派員赴察調查察省羊毛）。同時日鐘紡織會社也已投資三十萬元，擬在張家口設立洗毛廠，收買內蒙的羊毛了。

*

*

*

*

我們根據了事實和數字，將兩年來的「中日經濟提攜」在全國，特別是華北所形成的結果，加以周密的檢討以後，我們不能否認「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的確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快刀，它不僅破壞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運動，而且還要促使中國經濟加速地殖民地化，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軍事侵略！過去以為中日經濟提攜可以調整中日的外交，或者以為中國既予日本以經濟上的利益，那末日本對華的軍事侵略就可適可而知，因而使中國得有喘息的餘暇，來從事經濟建設和收復失地的準備工作：凡是抱着這種見解的人士，到現在實在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因為兩年來鐵一般的事實實在不容許我們再作天真的樂觀論調，以為中日經濟提攜和華北經濟開發，的確是中日經濟共存共榮和兩利主義的辦法。不過最不幸的，是目下還有少數人士被敵人的詭計迷住自己的心靈，相信日本真能變為我們的友人！對於他們，光是指出以往的成績如何慘

痛，或者還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很可能還在做着未來的美夢呢！對於他們，我們還有探討未來的必要；現在我們就再陪伴他們巡遊一趟吧。

第四節 今後的展望

1. 林首相演說辭的分析
2. 新的經濟恐慌在日本
3. 中國將更成爲「提攜」的犧牲對象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日經濟提攜』這個方案，今後的態度，將朝着怎樣的方向演變，看了前列三章以後，大概是很少問題的了。不過恰巧最近日本政局本身起了一個激變：廣田內閣解體和林銑十郎繼起組閣，倡言經濟外交，因而國內人士對於日本的對華政策，難免又有了一番神經過敏的估計，而以爲『中日經濟提攜』好像也要隨之變質一般。所以談到『中日經濟提攜』的今後，我們對於林內閣的使命就有密切注意的必要。

日本自「二·二六」政變以後，法西軍閥的勢力一天一天抬頭，因而政黨財閥的不滿也就隨之增進，廣田內閣的解體就是因為「吃不消」做兩方的折衝人。我們曉得，政治上的不左不右是極難維持的，繼起的林內閣必要比廣田更加法西斯化。就其對華政策而言，法西軍閥決不容許林內閣不比廣田更爲「積極」。『中日經濟提攜』會不會和以往相反，變成真正的提攜，或是更趨於掠奪化，在前述的前提之下，差不多已是不用再加探討的問題了。

不過我們願意多提供一些論點，作爲大家的參考。我們認爲日本帝國主義今後對於『中日經濟提攜』，一定不惜用更大的壓力來促進，是不僅因爲林內閣的出現將更重視法西軍閥的軍需要求，同時更有『帝國』經濟上的一般根據。錢俊瑞先生在四卷八期世知識上曾經發表一九三七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展望一文，說到『資本主義的世界並沒有整個地脫離了恐慌的深淵，正相

反，在資本主義經濟不平衡的發展之下，新的世界經濟恐慌却可能在年內爆發起來；同時他更說『這個新的恐慌最可能首先爆發的國家就：近年以來工業生產增加最快，而且是第一個脫離這次恐慌最低點的日本』。他的論據是：

「我們的東鄰日本一方面因爲五年多來對於中國的肆行侵略，攫奪我原料，霸佔我市場，而另一方面軍事工業的大加擴充，使得國內工業突飛猛進，一九三六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竟增加到一五〇（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占資本主義各國的首位。然而日本畢竟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它的經濟力量畢竟不能勝任長期的軍備擴充，而且財政危機的加深，對外貿易的不振（最近入超極大），在在使得日本的經濟有重新墮入恐慌的可能。在一九三六年日本的工業生產的增加差不多已經完全停止，而最重要工業部門紡織業的生產簡直已經在大大低落了。日本這種重新爆發恐慌的危機，正因爲它對於中國的軍事進攻不斷地加緊，戰備的負擔不斷地加重，同時它跟別國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格外加深，正在一天天尖銳起來」。

因此錢先生更進而預斷『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一定會向中國表示更大的「善意」，在軍事和政治上實行「共同防共」，在經濟上實行「中日提攜」，「換

句話說，日本的軍閥財閥一定要加強榨取中華民族的脂膏、和侵佔中國的資源和市場、來挽救國內新的經濟恐慌的爆發。我們認為這些估計，在整個趨勢上是非常正確的；所以『中日經濟提攜』今後將更爲日本帝國的利益效勞，是具有多方面的論據，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預定事實。

不過林內閣登台以後，中日之間又好像散佈着一種相反的即和睦可親的空氣。本月十五日，日本議會重開，林首相以兼外相的資格，發表對華政策的重要演說。關於該項演說的內容，據中央社記者從東京傳來的消息，『林氏演說，措辭頗值注意，蓋其與以前各外相所發表者不同，尤以廣田有田三原則，林氏隻字未提，林氏外交報告稱：「在此時機，培植中日兩國友好情感及改善兩國關係，相互合作，以期實現東亞之安定，實爲當務之急」一節，表示對中國較前已有新觀念，林氏又稱：「故中日兩國應理解彼此之立場，不特政府如

此，即兩國人民亦應有密切之接觸，以便中日提攜及互助獲得具體之成功」等語，亦足顯示日本朝野最近心理之一斑也」。（見十六日上海各大報，傍點引者加。）現在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林氏的這番演說，對於廣田的三原則「隻字未提」，是不是就真如中央社記者所評：表示日本對於中國「較前已有新觀念」呢？因為這決不是文字上的遊戲，而是有關中國的對日政策和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們且先引歷史上的一段評語來做參考。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二日波蘭的克拉科時報，評論日本的對外政策說：

「日本的對外政策有着兩個面孔。第一個面孔便是每年國會開會時，外相在第一次會議上的演說，這演說是一種傳統的蜂蜜。不論誰做外相……差不多都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的資格，都是和平的戰士，都是酷愛和平的安琪兒。……日本外交要員每年的演說，總是要對中國洒點同情之淚。你假使信以為真的話，那末便可以看出日本再沒有比安定中國政局和這個不幸的國家的統一那末關心了。但是事實上中國過去連年不息的內戰，都是日本陰謀指使和資助的；而在內戰快要結束的時

候，日本軍艦便來轟擊中國的海港了。……

「日本的第二個面孔便是實際工作，這實際工作也有兩種，即仰賴強者和壓迫弱者。……日本的政策有一個固定不移的目標：侵略中國和最大限度不許中國強盛。日人知道當四萬萬人口的中國成了正常的國家的時候，就是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和遠東的作用告終的日子。……」（譯文見二卷一期世界知識，傍點引者加。）

這段評論是對前廣田外相說的，不過也同樣可以用來評論前林首相的演辭。波蘭克拉克時報的記者曉得日本的對外政策有兩個面孔，和一個固定不移的目標——侵略中國；林首相這次老戲新唱，是騙不過我們的耳目的。不過這是過去的時事評論，同時該報記者總是局外人，那末我們就把視線調轉來吧！

林首相十五日在日本議會中的演說，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爲我們的中央社記者所未經報道，但是日本的同盟社却坦坦白白地從東京來電告訴我們：

「林兼外務大臣在首相演詞後，以外相資格繼續演說如左：「余現以外務大臣之資格，陳述所

見，政府以國際正義爲重，確保東亞之安定，實現萬邦共榮爲目的，以實行舉國一致之外交國策，而期國際關係之明朗。因此與「滿洲國」爲親善不可離之關係，益須使臻鞏固。至於對華對滿，尤須加意調整其關係，日本之對華，歷來與中國努力，共圖確保東亞安定爲念，但中國方面尙未充分理解帝國之真意，以致兩國間發生各種問題，誠堪遺憾。是以兩國以衆，應自此融和感情，企圖交關係之明朗化，互相攜手，以期實現東亞之安定，最爲緊要者也。因此之故，彼此努力理解兩國之立場，非僅政府如此，尤須刺激民間之接觸，以發揚日華提攜協助之實績。同時，苟有阻害者，即當進而排除之，以此項覺悟，而決心企圖兩國國交之調整耳。……（轉錄十六日上海各大報，傍點引者加。）

這節電文裏面，有好幾句話已能顯出日本今後對華政策的另外一個面孔：

第一，日本與「滿洲國」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以後須使之更形鞏固，這就是說不許中國收復失地；第二，過去兩國間發生各種問題（大概就是成都事件、綏遠抗戰以及各地人民的反×表現），都是由於中國方面未能理解日本帝國的真意，這就是說中國應該聽憑日本帝國主義宰割；第三，爲了發揚中日提攜協助

的實績，如果遇到阻害，日本就要進而排除，這就是說，日本依然要用槍桿來強迫中國和它「共存共榮」。這樣就難怪申報要說林內閣的對華政策，是「表面親善，暗中積極」；立報要更明白地說它仍「含強硬的侵略方針」了（見十七日兩報記者所加報題）。所以對於林首相的這次外交演說，我們假使不斷章取義地作浮面的研究，我們就會認清；日本對華並沒有顯著的「新觀念」；就是有什麼新觀念，也不會有什麼新政策，有之，那一定是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前面我們預斷日本的軍閥和財閥今後將更積極推進「中日經濟提攜」，獨占中國的資料和市場，挽救他們國內的新的經濟恐慌，這些在林首相的外交演說中也可得到充分的反映！

林內閣登台到現在，雖然爲時甚暫，但是已有相當的事實，足證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積極。譬如十六日天津來電，說「北平日駐軍部第二課長池田，已

柳田代命返國報告，兼請示中日經濟提攜問題意旨，十八日左右返津覆命。同日天津、北平兩地來電，又說冀察經委會主席李思浩正在天津與日總領囑內商量一切『經濟提攜』問題，且已有進展。同時蘆鹽的對日輸出，龍烟鐵礦的採掘計劃，津石路的建築等問題，又在具體展開。李思浩近日在天津和囑內的談話內容，我們所能想到的，主要大概就是希望鹽價提高一點，開採龍烟鐵礦的資本，表面上最好不要表現為日資獨占……此外，中日消息界近日還傳說日本新任的結城藏相，正擬與中國一部份金融家取得連絡，派遣財界要人來華，以便通過他們的手來實現經濟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陰謀。所有這些事實與消息，都是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今後將更利用過去『中日經濟提攜』這把兩面鋒利的快刀，它非促進中國經濟的淪亡來挽救『帝國』的沒落不可！

同時我們還得注意，從當前的國際關係講，日本也不得不如此。第一英國

自近年來對華貿易日趨衰落，特別自私貨猖獗以來，對於中國經濟的控制也力圖掙扎。去年十月英國對華貸放出口信用一千萬鎊，英國出口信用擔保局駐華代表伯特利克又兼程來華，目下正在滬大施活動，爲的就是要恢復乃至擴大英國在華的市場。第二德國自一九三五以後，在中國進口貿易中的地位突飛猛進，去年幾乎超過日本，也是日本所大忌的。固然，自日德防共協定訂立以後，他們在遠東政治軍事上的關係是比較密切了，同時德國對華經濟上的「援助」在實質上也會有利於日德對華的聯合進攻，但是經濟上的矛盾仍無法排解。所以從對英對德（對美當然一樣）關係上說，日本亦非加強利用『中日經濟提攜』這把武器，與英德爭霸不可。在這兒，我們還得繼續注意：日本這樣反攻以後，英德至少在經濟戰術上也不會退讓，結果中國就更會變成各帝國主義的靶子，打得一個不堪收拾！

把前面所說的各點綜合起來，「中日經濟提攜」是我們應該誓死反對的方案，因為它的爲害，中國不特今後仍和以往一樣，而且還要厲害百倍。所以在目前主張利用日資，來建設中國國民經濟，實在是天大的荒謬！要曉得這正中敵人的詭計和陰謀，把中華民族快點趨入地獄！何況日本目下正在大鬧財政恐慌，和他談經濟提攜，又是百分之一百的失算呢！

不過中日經濟的真正提攜，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假使我們和日本國內被壓迫的人民大衆聯合起來，使日本的政治機構「脫胎換骨」，那末，中日經濟的真正提攜就會很快地實現在我們眼前，同時所謂東亞和平才能真正地確定下來，人類才能踏上真正幸福的階梯。中日兩國的人民，現在就在朝着這個目標前進。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脫稿。）

中日經濟提攜會

欲在中國土地先植

五權獨立之根

六十年方，在國謹啟

黑自叢書之二

中日經濟提攜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駱耕漠

主編者 錢俊瑞

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六日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faint marking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11)

Vertical stamp or label on the left edge, containing the number 8000.

Rectangular stamp or label containing the text: RC, 29.6, 9.

\$0.15